

论爱情故事中的“小人鱼”模式

——安徒生、茨威格、蒲宁三个相似故事及含意

陆黎雅*

内容提要: 安徒生在童话《海的女儿》中通过“小人鱼”的经历创造了一种重要的爱情模式,这一爱情模式后来在茨威格、蒲宁的小说中得到传承和发展。在这类爱情中,女性将爱当作自己生命的理想,而以男性为主流的世界却忽视至爱,因而女性的爱情理想是不可实现的,但女性在无私的爱中体现出的对“善”的追求,却对人的精神发展有着深刻的意义。

关键词: 安徒生 小人鱼 爱情模式 善

梅列金斯基在他的《神话的诗学》中曾经指出:“童话故事可与整个婚礼相比拟,因为娶公主为妻或嫁与王子,都是童话(神幻故事)的最终目的。童话中的婚配伴之以主人公社会地位的擢升,是个体的一种特殊的奇异出路”(298)。不难发现,大量的童话作品都具有这种代代相传的故事模式,比如最为人津津乐道的“灰姑娘”的故事,就是这种样式的典范。然而,安徒生的著名童话《海的女儿》却没有沿袭这种范式,反而走向了它的反面:主人公“小人鱼”不但没有嫁成王子,还在爱情中失去了自己的生命。孩子们往往喜欢光明而快乐的结局,因而小人鱼的故事在童话世界中是孤独的。而对于成年人,小人鱼的故事中有着更为深广的情感和思想让我们去体验和思考,它触及到人的精神世界中非常普遍又极其隐蔽的领域。

在《海的女儿》中,小人鱼本是海底最受宠爱的小公主,她十五岁时第一次升到海面上,救下了在暴风雨中遇难的王子,同时,小人鱼深情地爱上了他。为了得到王子的爱情并以此获得一个不灭的人类灵魂,小人鱼忍受着巨大的痛苦,以孤注一掷的勇气进入人类社会,来到王子身旁。然而她失败了。在王子与另一个女人结婚的夜里,小人鱼知道自己将失去生命,化为海上的泡沫,唯一解救的办法是按巫婆的约定杀死王子。天亮前,小人鱼作出了最后的决定:

她弯下腰,在王子清秀的眉毛上吻了一下,然后向天空凝视——朝霞渐渐地变得更亮了。她向尖刀看了一眼,接着又把眼睛掉向王子;他正在梦中喃喃地念着他的新娘的名字,他思想中只有她存在。刀子在 小人鱼的手里发抖。但正在这时候,她把这刀子远远地向浪花里扔去……她再一次把她迷糊的视线投向这王子,然后就从船上跳到海里,她觉得她的身躯在融化为泡沫。(安徒生 89- 90)

* 陆黎雅,浙江大学人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面对无望的爱情和失败的追求,小人鱼痛苦地选择了牺牲,牺牲的动因还是由于爱。然而她的爱情是没有回应的,她所爱的对象自始至终都没有知晓她为他所做的一切:她救了他,她爱他,她为了他离开了自己亲人,让巫婆割去舌头,又时时忍受着双脚刀割般的疼痛,直至牺牲300年无忧无虑的海底生命。她美好的梦想和为追求所付出的一切艰辛,都和她的身躯一样,化成了海上的“泡沫”。

在众多的童话故事中,这是一种特殊的爱情,爱上王子的小公主并没有获得美满幸福的生活,而是在历尽磨难之后走向绝望和毁灭。

然而,在成人的文学作品中,“小人鱼”式的爱情经历却得到了奇特的回应。茨威格的著名短篇小说“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中女主角的形象,表现出了和小人鱼惊人的相似,几乎是小人鱼形象在成人世界的翻版。美丽的的女主人公十三岁时就开始疯狂地爱上了R作家。她在单相思的苦恋中度过了她的童年和青春,然后她离开家庭,拒绝了其他一切的追求者,只是为了能寻找和他在一起的机会。她曾几次献身于他,独自一人在地狱般的贫民医院里生下了他的孩子,而后为了孩子的成长卖身于有钱人,最后在失去孩子的凄凉和病痛中孤独地死去。然而风流又轻佻的R作家和她有几多邂逅,却始终没有认出她来,直到读完她死后的遗书,他也无法确切地记忆起她的形象,只是朦胧地想起一些感情上的蛛丝马迹。这是一种绝望的爱。“我的一生一直是属于你的,而你对我的一生却始终一无所知”(茨威格,“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3)成为作品的主旋律,反复萦绕在字里行间。

另一个扣人心弦的故事来自伊·阿·蒲宁的力作《故园》:年轻的女奴娜塔莉娅爱上了刚回家的少爷彼得,无法遏制的渴求促使她偷了少爷的一面镜子,“为了他,她曾不断地在镜中端详自己,疯狂希望着:有朝一日,她能够得到他的喜爱”(蒲宁132)。然而,娜塔莉娅的爱情很快给她带来了可怕的厄运,她所爱的少爷不但不知道她的相思,反而给她定了“偷窃罪”,剪光了她的头发,把她拖上了粪车,流放到遥远的村庄去受苦。但长期苦难的生涯并没有淡化她对少爷的爱,她无望的爱情反而成了她的精神支柱,“她带走了她的圣洁的爱情。在以后漫长的岁月中,在寂聊孤独时,她将借以驱散心中巨大的痛苦,重温初恋的甜蜜和欢乐”(蒲宁139)。流放回来后娜塔莉娅不思婚嫁,一直伺候彼得发疯的妹妹,承受种种非人的折磨。她“把她的爱深深地埋藏在她那苏霍多尔哺育出来的心灵深处,直到她走进坟墓”(蒲宁139)。残酷的制度和严峻的现实并没有抹去娜塔莉娅的人生经历和感情经历中“小人鱼”形象的影子。娜塔莉娅的命运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出的是和小人鱼、和陌生女人奇特的相似:她们所爱的对象对她们的痴情一无所知;她们都因爱而历尽磨难;她们被漠视的爱情没有因痛苦而减弱,反而更显执著与深厚。

“小人鱼”形象在两部具有严肃现实感的小说中的延伸,并不仅是巧合,而应为某种共同的生命形态:以牺牲的极致换来没有回报的爱。“荣格及其追随者执意认为:作为心理结构成分的原始型与神话和神幻故事中的情节和形象相近似”(梅列金斯基65)。在“小人鱼”这一原型形象中,实际上包含了“人类本性中普遍的、固定的本原”与“文化和历史的语境”(梅列金斯基74)的共同体。透过这一形象,我们可以看到,爱情这一古老的力量是在怎样决定着“小人鱼”们的命运。

在小人鱼式的爱情中,女性的爱正如尼采所说:“这不仅是奉献,而且是整个身心的奉献,毫无保留地、不顾一切地。她的爱所具有的这种无条件性使爱成为信仰,她唯一拥有的信仰”(转引自波伏娃725)。恰如“陌生女人”对R作家说:“我已经不相信天主,我只相信你,我

只爱你”(茨威格,“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48)。这种类似宗教的激烈爱情从何而来?如果我们探究一下作品中的描述,便不难发现,“小人鱼”们迷恋的男性,最初都拥有一股高于她们生存环境的理想的魔力。在《海的女儿》中,小人鱼最大的愉快就是听老祖母讲述关于人类世界的故事。她的五个姐姐升到海面后的结论是一致的,“一个月左右以后,她们就说:究竟还是住在海里好——家里多么舒服啊”(安徒生72)。唯独小人鱼爱上了王子,爱情带给她思念的忧伤,也带给她对人间世界更加坚定的渴望,“她觉得他们的世界比她的天地大得多”(安徒生78)。小人鱼与姐姐们不同的是她对现存的有限的生活空间的不满足。在小人鱼心中,相对于海底世界,人间世界是一个更加美、更加丰富的世界,而对王子的爱使原本存在于幻想中的那个美丽缥缈的世界变得具体可感了。小人鱼追求的不仅是王子的爱,更是爱情能给她带来的超越300年海底生活的生命价值:一个不灭的灵魂。同样,对于陌生女人来说,R作家最初吸引她的,也恰是一种理想的光环。女主人公非常不满意自己家庭生活的环境,用她自己的话说:“寒酸的会计员的寡妇和她尚未长成的瘦小女儿——我们深居简出,不声不响,仿佛沉浸在我们小资产阶级的穷酸气氛中”(茨威格4),而她们的邻居则是“丑恶凶狠,吵架成性……丈夫是个酒鬼,老是揍老婆,我们常常睡到半夜被椅子倒地盘子摔碎的声音惊醒”(茨威格5)。在这样庸俗、狭隘、粗鄙的环境中谈不上尊严、友爱和美,而女主人公则在R作家身上感受到了后者。R作家要搬进来,在她的回忆中,“你自己还没有进入我的生活,你的身边就出现了一个光圈,一种富有、奇特、神秘的氛围”(茨威格6)。和蔼斯文的男仆和具有浓厚文化气息的家具都令她惊喜:“一想到这么多书,我心里不由的产生一种超凡脱俗的敬畏之情”(茨威格6)。在这种心态下见到R作家,他的潇洒多情才以男性的魅力彻底将她征服。女奴娜塔莉娅一直生活在寂寞、闭塞的庄园中,少爷的出现让她感受到了在辛苦乏味的劳作之外的另一个美妙世界,“她觉得这个家苏生了,变得快乐了,自从这位美男子少爷回来以后,新的迷人的事物充满了苏霍多尔”(蒲宁132)。爱情激发了她生命的激情和心灵的喜悦,这是一个卑微的下房丫头之前从未预想到的。爱情是她自己制造的幻梦,通过这个幻梦,她由一个女奴变成了圣女,可以翱翔于自由神圣的心灵世界。

因而,在小人鱼式的爱情中,女性对理想世界的追求是倾注在对爱情的追求之中的。而女性一旦把爱情当作她们的理想,当作生命的“乌托邦”的时候,它就不再是“实有”,不能存在于真实世界之中,而是一个如卡西尔所说的“非在”(now here)(77)。所以,在现实的人生中,“小人鱼”们是得不到她们的爱情的。

无可置疑,爱情存在于两性之间,然而爱情在男女之间反映出来的是巨大的不平衡。波伏娃说:“爱情这个词,对男女两性有完全不同的含义,这是在他们之间引起严重误解乃至分裂的原因之一”(725)。在作品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以“小人鱼”为代表的女主人公将爱情视作生命意义全部之所在,而她们所爱的男性却只将爱情视为生活的一部分或无足轻重。《海的女儿》中的老祖母告诉小人鱼,要获得人类灵魂的唯一条件是:必须有一个男人爱她,并且娶她。小人鱼爱上了王子,而王子对她的爱和爱的意义是不了解的。婚姻对王子来说只是成人过程中的一部分,而对小人鱼来说则是生死攸关的赌注,是能否实现理想的命脉。“陌生女人”将爱情看作至高无上的生命激情,而R作家轻佻地将爱情当成儿戏,当成寻欢作乐的一种方式。至于娜塔莉娅,爱情是她卑贱的生活中全部甜蜜的感情和美丽的梦想之所在,而彼得少爷是个性情尖刻而且残忍的人,他的心里根本没有爱。作为庄园的主人,他要处理一个女奴就如同处理一头牛或一只羊。当像小人鱼这样的女性带着凝聚她们所有美好理想

的爱情进入男性世界,会蓦然发现:在那个世界里根本不在乎或不需要这样的感情。“男人的爱情是与男人的生命不同的东西;女人的爱情却是女人的整个生存”(波伏娃 725)。男人往往通过爱情之外的东西实现自己的生命价值,比如财富、名誉、权力等。而女人却只通过爱情实现自己的生命价值。在爱情中,“如果有些男人也产生了那种抛弃一切的愿望,我敢保证,他们准保不是男人”(波伏娃 725)。因此,在那个以男性为主体的世界中,爱情以外的力量是更真实而强大的,女性的爱则显得微不足道了。从这个角度看,作品中男女两性的对照也意味着现实和理想之间的对照。女性神圣的爱情在男性的“不同”需求面前,正如浪漫的理想在严峻的现实面前一样,往往会变得支离破碎,最终像小人鱼的身躯那样化为海上的泡沫。

然而,尽管“小人鱼”们的至情至爱被漠视,被摧残,她们在历尽磨难之后也深知这一点,但她们仍一如既往地坚持着爱情。事实上,她们不愿放弃的不仅是具体的爱的对象,更是在爱的心灵世界中蕴含的理想的生命境界。正因如此,她们的爱情具有了无条件性,不管对方如何,不管有无回应,她们都执著地爱着,在爱情中“通过沉迷于另一个人,达到最高的生存”(波伏娃 734)。爱情铸就的个体生命的光辉,使“小人鱼”们的爱超越了所爱的对象,甚至超越了通常意义上的男女关系而成为一种精神力量。这种力量穿透时空,凌驾于真实世界的实际需求和利益关系之上,应和着人类从古至今始终不灭的追求。

早在《会饮篇》中,先哲柏拉图就言简意赅地下了论断:“爱情是一种想永久地占有善的欲望”(引自辛格 59)。爱的最高境界是达到一种揭示宇宙起源的绝对的完美,“这种美是永恒的,无始无终,不生不灭,不增不减的”(柏拉图 272)。在柏拉图看来,爱的终极目标是绝对的美或善而非具体的对象。既然如此,柏拉图“说爱就是寻求完美,也就是说没有一个爱的表面目标是可信的。我们不能为另一个人自身的缘故爱他,而只能把他作为真正想要的善的部分化身和媒介去爱他”(引自辛格 75)。在我们所谈的作品中,女主人公最初在想象中都把爱的对象视作是完美的,随着故事的展开我们看到的是越来越多的另一面:王子是浅薄无知的,他有着人所不可避免的局限性;R 作家具具有兼严肃认真和轻浮贪玩的双重性格,过的是一种兼具光明和阴暗的双重生活;庄园主人彼得漂亮非凡,然而性情尖刻残暴。人性的缺陷在他们身上逐一暴露出来,不断接近复杂多变,严酷无情的真实世界。实际上,小人鱼爱王子,正是把他作为“善的化身和媒介”去爱的,小人鱼在王子身上看到了一个在各个层面都比自己完美的理想,即使王子本身不完美,即使王子不会爱她,在爱的过程中小人鱼不断地拥有善。“爱使人们利他地行动——去遭受苦难、自我牺牲、甚至死亡——但在每种情况中,总是有一些更大的善被获得了”(辛格 78)。在小人鱼式的爱情中,女性在忘我的爱中展现出了人性中最好的一面:诚挚、宽容、无私、勇敢、坚韧……这些美好的品质都是最高的绝对的善的化身,它们在混乱的世间即使被忽视,被淹没,也永远不会失去那神圣的光芒。

在《海的女儿》的结尾,当小人鱼化身为泡沫后,安徒生这样写道:“阳光柔和地照在冰冷的泡沫上,因此小人鱼并没有感到灭亡,她看到光明的太阳,同时在地面上飞着无数透明的美丽生物……它们的声音是和谐的音乐,可是那么虚无缥缈,人类的耳朵简直没有办法听见,正如俗人的眼没法看见它们一样”(90)。

在这里,“和谐的音乐”正象征着超越现实世界的精神力量,它仿佛是虚空的,在“实有”的可触摸的空间中无形无影,却是人的心灵不可缺少的养分,是人超越自己的生物性而通向永恒的内在源泉。同样,在“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中,R 作家始终记不起那个陌生女人的具体的清晰的形象,然而读完她的信他“感觉到死亡,感觉到不朽的爱情:百感千愁一时涌上他

的心头,他隐约想起了那个看不见的女人,她飘浮不定,然而热烈奔放,犹如远方传来的一阵乐声”(茨威格 48)。

正如茨威格指出:“即使在现实世界中永远不会以胜利者姿态显现的事物,在精神世界中仍然是有效的动能,恰恰是这些未实现的理想证明自己是绝对不可能被征服的”(茨威格,“伊拉斯谟的成功与悲剧”137)。爱,正是这样一种动能,一种不能被征服的理想,一种对“无始无终、不生不灭”的完美的追求。完美在凡人的世界中是不存在的,从哲学意义上说,“没有一个人能够是真正善的”(辛格 117)。正因为如此,人们才通过爱而追求完美,爱“只能在不完美的缺少绝对善(不管程度多么轻)的事物中产生”(辛格 114)。对完美的渴求正是人类不断进步的动力,作为完美的爱的理想虽不可能在现实世界中实现,这个世界却是“由于爱而运动”(辛格 115)。

然而,柏拉图的理想之爱最初是否否定女性的。“就柏拉图来说所有对绝对美的接近都起源于一个男性对象。希腊文明把男性理想化了;那个社会建立在男性无上权威之上……柏拉图认为真正爱的前提是男人的友谊,他们一起只追求至善……所谓夫妻间的‘自然的爱’,可以使一个女子满意地呆在家里,以健全的方式生育孩子,但它不能使女性成为灵魂的伴侣,或满足那些超生物学的对于善的渴望”(辛格 86)。但在小人鱼式的爱情中我们可以看到,正是女性的爱展现出了接近柏拉图式的精神追求,男性反而远离了真爱。而作为男性的作者,往往在其作品的女主人公的爱情中寄托自己的某种情感和思想。安徒生写小人鱼是源于自己深刻的爱情体验和生命体验。安徒生的研究者说,安徒生将早年没有结局的一次恋爱深埋在心中,成为写小人鱼的雏形(叶君健 4)。安徒生一生面对的都是可望而不可即的爱。还在童年的时候,他不切实际热爱幻想的天性就给他带来了许多羞辱和嘲笑,而这种与功利社会格格不入的“诗人性格”又成为他获取爱情时不可跨越的现实障碍。理想之爱面对现实境况时的绝望,在小人鱼对王子的爱情之中被充分淋漓地表现出来了。茨威格通过“一个陌生女人”的视角,表达的亦是自己对物欲横流的现实社会的理解,“可以说茨威格书中描写的每个热情的角色都是他自己……他用笔蘸着自己的血,从青年到老年一直在为世界这个无情者做出牺牲。他选择了作家的职业,便是同意做反复无常的生活永久不变的情人”(王彤 101)。蒲宁在历尽时代风云突变的一生中始终没有放弃对生活诗意的理解,在他具有挽歌情调的代表作《故园》中,他把一种在新时代中已显得可笑古老的浪漫的感伤情怀,通过一个女奴的精神世界得以展现。当以男权为中心的文明确立之后,女性便被排斥于社会主流之外,排斥于政治、科学、艺术、社会权利之外,她们成为男性的附属品。她们在狭隘的女性世界中能拥有的只有爱情。然而,正是在对爱的追求中她们获得了自身价值的肯定,并以此肯定了人类最简单也是最永恒的存在之意义。无论对于男人还是女人,爱都是最基本的需求和力量,“爱的想象比任何其它的想象都更多地告诉我们:我们是什么和我们按理想可以成为什么”(辛格 28)。

在《海的女儿》中,童话作家安徒生敏锐地捕捉到了爱情的理想力量和生命意义。爱情没有带来皆大欢喜的世俗的“婚配”,但也给个体带来了“特殊的出路”(梅列金斯基 298),那是精神层面上的“路”,通向更完美的生命境界。那不但是小人鱼式的女性的心灵之路,也是人类发展的必经之路:“人类的救赎,是经由爱而成于爱”(弗兰克 39)。小人鱼的形象在成人小说中的演绎,正证实了人的天性中的本原:在爱情中追求自己的理想,追求至善,追求生命的价值。至此,我们才能理解安徒生为什么一再表示,他的童话与其说是为孩子写的,不如说

是为成人写的。小人鱼带给我们的,是无尽的回味和思考。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安徒生:《海的女儿》,《安徒生童话全集》,叶君健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年。

[Andersen, H. C. "The Little Sea Maid" *The Complete Works of Andersen*. Trans. Ye Junjian. Beijing: Tsinghua University Press, 1999.]

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陶铁柱译。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年。

[Beauvoir, Simone de. *The Second Sex*. Trans. Tao Tiezhu. Beijing: Chinese Book Press, 1998.]

伊·阿·蒲宁:《故园》,赵洵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

[Bunin, Ivan A. *lekseyevich Sukhodol*. Trans. Zhao Xun. Chengdu: Sichua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81.]

恩斯特·卡西尔:《人论》,甘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

[Cassirer, Ernst. *An Essay on Man*. Trans. Gan Yang. Shanghai: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1985.]

弗兰克:《活出意义来》,赵可式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

[Frank, Viktor. E. *The Will to Meaning*. Trans. Zhao Keshi, et al. Beijing: The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Ltd. 1998.]

叶·莫·梅列金斯基:《神话的诗学》,魏庆征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年。

[Mennuhckuu, E. M. *Mythological Poetics*. Trans. Wei Qingzheng.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1990.]

柏拉图:《柏拉图文艺对话集》,朱光潜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

[Platon. *Literature Dialogue of Platon*. Trans. Zhu Guangqian.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1963.]

欧文·辛格:《超越的爱》,沈彬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

[Singer, Irving. *The Nature of Love 1: Plato to Luther*. Trans. Shen Bin.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1992.]

王彤:“激情生命的诗化演绎”,《国外文学》3(2000): 99-102。

[Wang Tong. "Poetic Illation of Passional Life." *Foreign Literatures Quarterly* 3(2000): 99-102.]

叶君健:序,《安徒生童话全集》。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年。1-9。

[Ye Junjian. preface. *The Complete Works of Andersen*. Beijing: Tsinghua University Press, 1999. 1-9.]

斯·茨威格:“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斯台芬·茨威格集: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张玉书主编。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年。

[Zweig, Stefan. "Letter From an Unknown Woman." *Collected Works of Stefan Zweig: Letter From an Unknown Woman*. Ed. Zhang Yushu. Beijing: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2000.]

——:“伊拉斯谟的成功与悲剧”,《茨威格传记精华——人文之光》,黄明嘉、刘泽珪主编。桂林:漓江出版社,2000年。5-139。

[---. "Triumph and Tragic of Erasmus von Rotterdam." *Selected Biographies of Stefan Zweig*. Eds. Huang Mingjia and Liu Zegui. Guilin: Lijiang Publishing House, 2000. 5-139.]

责任编辑:胡亚敏

Key words: *Titus Andronicus* Shakespeare drama of blood and revenge downfallen hero

Author: **Li Qian** is associate professor of Chinese at the Chinese Department, Huaiyin Teachers' College. His research areas are in western literature and culture. His most recent publication is "On the Motif of Crime and Punishment: Its Vicissitude of Values and Connotations".

Title: On the Image of Lettie in *The White Peacock*

Abstract: Lettie, the protagonist in *The White Peacock*, shows her dual characters in the conflict between nature and civilization. On the one hand, driven by her nature, she pursued true love. On the other hand, she married the man she didn't love because of the social pressure which alienated her from her true love. Lettie is a symbol of death, which indicates the desire of possession and control. And she is the microcosm of "intellectual female" created by Lawrence.

Key words: D. H. Lawrence *The White Peacock* Lettie "intellectual female"

Author: **Jiang Jiguo** is associate professor of Chinese at the Chinese Department, Chenzhou Teacher's College.

Title: On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Chinese and English Free Verse Movements around the Turn of the 20th century

Abstract: There happened a great revolution in poetic style around the turn of the 20th century all over the world, especially in Chinese poetry and in English poetry. The free verse revolution in Chinese poetry happen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verse revolution in English poetry. The Imagism poetry in English poetry which pays more attention to the free verse has helped to change the function and the style of classical Chinese poetry. The U. S. "Free Verse Revolution" has provoked "Neo-poetry revolution", especially "Oral language poetry movement" at the beginning of 20th century in China. But there are great differences between them. The former is a normal stylistic reform movement. The latter is an extreme stylistic revolution which has deconstructed the poetic tradition and poetic style of Chinese ancient poetry.

Key words: Imagism poetry stylistic revolution free verse revolution neo-poetry revolution oral language poetry movement

Author: **Wang Ke** is professor of Chinese at the School of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His research areas are in literary theory and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He is the author of more than one hundred research papers and one book entitled *Stylistics of Poetry: Theory and Composition*.

Title: On the Model of the Little Sea Maid in Love Stories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image of the Little Sea Maid in his fairy tale the Little Sea Maid, Hans Christian Andersen created an important love model echoed in other two writers' stories. This model has the following implications: women consider love to be their lives' ideal, which is neglected by the male dominated world and therefore can not come true. Nevertheless, the pursuit of perfection reflected in the women's selfless love contributes significantly to the spirit of human being.

Key words: Hans Christian Andersen the Little Sea Maid love model perfection

Author: **Lu Liya** is a graduate student at the Humanities College of Zhejiang University. Her research interest is in feminist literary criticism.

Title: A Psychoanalysis of the Buddhist Culture as Reflected in Shimamura,